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释误

曹江红

顾炎武先生为清初大儒，他的为学影响有清一代。因此，从炎武故世以后，迄于今日，不断有学者为他编纂年谱。在清人的众多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中，当以道光间张穆所辑年谱最称完备。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，这部年谱也间有未为尽善之处，所以最近若干年来，陆续有学者对张穆所辑年谱进行订补。以下就顾炎武同孙奇逢会晤一事，对张谱中的一处疏失加以考释。

同顾炎武一样，孙奇逢也是清初大儒。他字启泰，号钟元，晚号岁寒老人，学者以其所居尊为夏峰先生，河北保定容城人。生于明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，卒于清康熙十四年(1675)，享年92岁。张穆辑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三年条记，顾炎武“至河南辉县访孙夏峰先生”①。此条记载的资料来源，张穆说得很清楚，是顾炎武嗣子顾衍生所作《元谱》。尽管如此，数十年来，屡有学者对这一记载提出商榷，从而成为顾炎武生平学行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对《张谱》进行质疑的主要有如下三说：一是赵俪生先生“未获晤面”说；二是王蘧常先生的康熙四年辉县晤面说；三是王冀民先生的康熙三年容城晤面说。

20世纪40年代，赵俪生先生撰《张穆亭林年谱订补》，文中以孙奇逢《自撰年谱》为据，提出二人“未获晤面说”。他说：“孙夏峰(奇逢）上接东林，下启习斋，与梨洲、二曲称当时三大学者。其与亭林往还之迹，极足重视；而张谱叙此一条亦有问题。”②张谱康熙三年五十二岁条记：“正月五日，至蒲州之荣河，游后土祠。适汾州。自大同至西口入都。七月至昌平，谒天寿山，奠怀宗欑宫。至河南辉县访孙夏峰先生。返至泰安州度岁。”③为了说明张穆所记的失误，赵先生引述了孙奇峰自撰《年谱》的一段话：“二月闻济上事，余具呈当事，北行。三月至中途，闻简原书特为表忠，毫无触忌，释济守归。余遂返。辉令知余归，复闻之督抚诸公，豫督刘疑之，余复北上。五月抵里门……次涿州，闻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书刘督，事遂寝。……七月修祀事。十二月里门族党觞余北门，戚友毕至。”④以之为根据，于是赵先生得出如下判断：“亭林果至夏峰，必在七八月之后，十二月之前，而斯时夏峰正在保定容城乡里，故其未获晤面，自可断言。”⑤

60年代，著名文史学家王蘧常先生著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，以赵先生说为出发点，就《亭林诗集》的编次提出新说云：“此诗编于《孟秋朔旦有事于欑宫》诗后，则应为甲辰秋后事。然是年秋后奇逢尚留容城原籍，何缘于辉县见之也？此必有误。孙《谱》（指孙诒让为顾亭林所编《诗谱》——引者）云：‘四年乙巳五月，再抵夏峰’。则访孙奇峰当在明年五月以后，不当编在本年。”⑥

1998年1月，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冀民先生著《顾亭林诗笺释》，对赵、王二先生的质疑提出商榷。针对王蘧常先生的“诗既误编于前，谱又误编于后”的说法，王冀民先生辨析说：“奇逢卒于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孟冬，时先生侨居太原，不获执绋，作诗曰：‘忆叨忘年契，一纪秋徂冬。’据此上推，初谒奇逢恰

在当年，决不可能迟在本年以后，故知诗未‘误编’。本题但云‘赠孙征君奇逢’，并未标明赠诗之地；味全首诗意，亦未见初谒便在辉县。考先生前后出京返山东，或取道津沧，或途经保定，然后交会于德州入山东境。本年至泰安度岁，何至绕道河南？故知先生初谒奇逢必在今年另一地所。夏峰年谱出自汤斌等人之手，既云本年自秋徂冬皆留容城，容城属保定府，正系先生南北往返所必经，于此相见，最为便捷。衍生但知奇逢晚年长住辉县，不知本年有北上对簿之事，遂妄增‘至河南辉县’五字，此非先生编诗之误，实《元谱》之误也。”⑦

三说并存，孰是孰非？据考，孙奇逢生前，撰有《日谱》一部。据这部《日谱》的康熙三年八月初一日条记：“顾炎武，字宁人，昆山人，以凫盟字过访。先曾闻之赤豹与青主。”⑧这就是说孙奇逢于康熙三年八月初一日曾接待过来访的顾炎武，地点就在河北容城。孙氏《日谱》中所提到的“凫盟”，姓申名涵光，号凫盟，河北广平府永年（今河北邯郸市北）人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顾、申二人在山西太原重逢，顾炎武曾有诗一首为赠，题作《雨中送申公子涵光》：“十载相逢汾一曲，新诗历落鸣寒玉。悬瓮山前百道泉，台骀祠下千章木。登车冲雨马频嘶，似惜连钱锦障泥。并州城外无行客，且共刘琨听夜鸡。”⑨康熙五年，顾炎武撰《送韵谱帖子》又说：“申凫盟名涵光，永年人。太仆公之长子，今庶常随叔之兄也。太仆公甲申殉国难。路安卿名泽浓，曲周人，故总漕皓月公之子。闻近日亦在府城住，如不遇，此书即留申宅。”⑩孙奇逢所说的“赤豹”，即南明重臣史可法同祖弟史可程。可程字赤豹，号蘧庵，河南祥符人。“青主”，为山西太原人傅山。傅山初名鼎臣，字青竹，后改名山，字青主。傅山、史可程皆于康熙二年在太原同顾炎武定交，并有诗文唱和。

孙奇逢《日谱》于康熙三年十月十六日条又记：“《答顾宁人书》二稿，存原册。”⑪显然，正是因为八月初一孙、顾二人晤面，顾炎武有诗一首相赠，所以才会有此时的答书。只是原稿不存，深为可惜。十一月初九日条还记：“《寄傅青主》‘弟春初偶罹风浪，三月之内，往返道途三千里。幸风浪平，而偃卧里门者八阅月。顾宁人自北而南，假道过访，念足下不置。’”⑫由这条记载看得清楚，顾炎武同孙奇逢的会面，地点果然就在孙氏“里门”，即容城。

根据上引孙奇逢《日谱》诸条可证，顾炎武同孙奇逢的会晤，时间为康熙三年八月初一日，地点在保定府容城县的孙氏故里，顾炎武的这次访问，带有申涵光所写介绍信函一封。关于他的家世，孙奇逢已于晤面前从史可程、傅山处得知。会晤过程中，顾炎武屡次谈起太原友人傅山。两个多月后，孙奇逢曾有书信复顾炎武。随后在给傅山的信中，又谈及此次会晤。因此，张穆辑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将此次会晤的地点记为河南辉县，显属失误。而之后提出质疑的学者，又由于未能读到孙奇逢的《日谱》，所以就此对《张谱》所做的订补，也不能成立。惟有王冀民先生进行的辨析虽属揣测，但比照孙奇逢《日谱》所记各条，实堪称确然不误。至此，顾炎武学行中的这一悬案，或可得到澄清。

---

①③张穆：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三年五十二岁条。

②⑤赵俪生：《张穆亭林年谱订补》，载《学原》第一卷 1948 年 5 月第十二期。转引自周可真《顾炎武年谱》。

④孙奇逢：《孙夏峰全集·孙征君年谱》卷下。

⑥王蘧常：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卷四《赠孙征君奇逢·解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894 页。

⑦王冀民：《顾亭林诗笺释》卷四《赠孙征君奇逢》条，中华书局 1998 年，下册第 664 页。

⑧孙奇逢：《孙夏峰全集·孙征君日谱》卷二十二，康熙三年八月初一日条。

⑨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四《雨中送申公子涵光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62 页。

⑩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佚文辑补》《送韵帖子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44 页。

⑪孙奇逢：《孙夏峰全集·孙征君日谱》卷二十二，康熙三年十月十六日条。

⑫孙奇逢：《孙夏峰全集·孙征君日谱》卷二十二，康熙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条。

（作者曹江红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；邮编 100732）